



我和羅斯福失和的始末(續)

James A. Farley 著
馬清槐 譯

——民主黨的清黨運動——

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受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反對，於是羅氏進一步想改造最高法院，強迫年老法官退休，加入新進的同情新政分子。但改革法院方案，在國會中不僅受敵黨共和黨的反對，民主黨內有許多人也表示異議。羅斯福總統對於這些「背叛」分子，痛心疾首，乃有清黨之舉。在本文中可以看出羅斯福作爲一個政治家所有的權術和偏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作爲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所有的執着和奮鬥精神。

——譯者

慘遭敗北的法院之爭，在羅斯福總統的記憶中繼續存在着。以後的幾星期和幾個月，我看他老是怨恨着隸屬本黨的參議員。他對於背黨分子的痛恨，毫不掩飾。在失敗後不久，他開始將國會議員召至白宮，幾乎千篇一律的諷示着，警告反對他的人以善自提防爲宜。弦外之音，蓋可想見。

「我已嚇退他們，傑姆」，總統高興地告訴我，「他們會出去互相談論，並記住我的話到參院去學舌的。我要看他們在我的偶像前戰慄着，因摸不清將發生什麼事而憂心如搗。他們還要懊悔着哩」。

有時他的憤激完全形諸於色，絕不掩藏。我記得一九三七年的一次開議，在討論體卹商艱問題時，志慙不豫的羅斯福，遽將商務部長羅泊(Daniel Roper)的發言，中途打斷。

「唐」他對某一點嚴厲地呵叱着，「你應當停止嘮叨地作這些胡佛式的申述」。

羅泊雖受譴責，不稍怯憚，並想辯明其申述的理由。他沒有懂得總統要他在緊要關頭謹守緘默的真意。

「我知道這現狀是由大商巨賈互相勾結，驅使市面衰落，以圖造成於我不利的局面。我會遍歷各地，察知情況甚佳，如果我們以靜制動，效金人之三緘其口，則一切問題，自必迎刃而解」，他緊瞧着瞭然不悟其意的羅泊說。

翌日，我通電話給總統，告以囑令羅泊緘默之諷示，似未生效。

「傑姆」他說，「現在一般的議論過於紛紜，招待記者的集會過於衆多，而政府各部所發表的聲明也太嫌頻繁。我要閉上他們的話匣

子」

我又想起數星期之後的另一次會議。在例行公務之後，我們討論經濟衰落問題。總統徵求獻策，以資參考。

「我想你應該發佈聲明，將目前的商情和你當政初期的作一比較。」財政部長摩根韜 (Henry Morgenthau) 說，「商界在埋怨說資本所得稅和公積利益稅阻礙了經濟的復趨繁榮。我想，倘由你來表示現在的境遇較昔日為佳，則或可廣收激勵之效。」

「啊，你真要叫我把案卷揀出來重新看一遍嗎？」總統毫無顧忌地暴露他的憤怒說。

摩根韜面紅耳赤，總統則怒目地睨視着。局面很僵，大家不說話，空氣冷而沈重。最後我大胆地發言了。

「老板，我想亨利是對的。」我說。亨利驚喜交併，總統則顯出錯愕之狀。「倘若你發表一些足以減輕商界恐懼的言論，則有裨於情勢者，實非淺鮮。爽直地說，就我與外界接觸所得，商場人士都感覺你太固執，我想你應當發佈一個圓通些安慰人心的公告才是。」

「現在所要發佈的公告實在太多了。」總統說，「農業部公告謂國家的收入將視上年度為少，而商務部之公告則說國家所得要比往年為多。」

華萊士 (Henry Wallace) 回答說：「自我父親那一代起，農業部即曾發佈過這類的文告。經澈底之審核，確證無訛。」

「農林部的估計很正確。」潘金斯小姐 (Perkins) 當時任勞工部長說，「我曾校核過它的數字，對其估計表示同意。」

總統以「你再有什麼話說」的神氣瞧着羅伯。在商務部長向圖力陳其情況即將轉佳時——總統截斷他的說話，除羅伯自己本人外，誰都看清楚元首是對極感憎惡的。

「關於經濟的情況，我得到各種批評和怨言。」他說，「但能提供改進之具體意見者，可謂寥寥若晨星。妄施譏評是容易的，但於事實有補則是另一件事了。」

「在提供批評時，我要你們全作建設性的建議。」次日，摩根韜來訪，因余曾壯其聲勢，特致謝悃。彼稱深知總統之對其頑強，似有不快，並謂苟非余之從旁言助，他是不會再有進言的勇氣的。

這使我想起白宮祕書厄方 (Steve Early) 所告訴過我的話。當羅斯福公子與杜邦 (Ethel du Pont) 在維爾民敦結婚的時候，宴樂方酣，忽然接到摩根韜的電話，要總統親自接聽，要求總統核准美政府對法國法郎所取的立場——在當時頗關重要的一件事。時總統正受杜邦府上的款待，安閑地啜着香賓酒。待史梯夫將來電轉告時，總統對這不識趣的妨擾縐着眉說，「你告訴亨利，我不管什麼關於政府對法郎的立場。」這位白宮的僚屬，因為討厭亨利的絮聒，便一字不易地把話傳了過去。

數星期後，我赴白宮拜謁總統。彼曾約訂於二日前召見，旋因病未果。當我被領至寢室時，他的形態使我大吃一驚。他的血色欠佳，面容憔悴，並呈疲乏之象。他的顎部因牙痛而發腫。在延見期中，他一直將冰袋護住牙牀，以減其痛。他告訴我，除牙齒發炎外，兼患腸疾及發熱，但與緻頗高。

我們討論幾項官職的委任。其時，一九四〇年之總統競選，我的呼聲甚囂塵上。但總統迄未道及。他說：「我要你考慮去競選紐約州州長的事。」

「我可不大喜歡該地的生活」，我故意插開說。

「不過」他接着說，「紐約的局勢是應該加以密切注意的。假使你不幹，則另一適當的人選就祇有參議員華格桌 (Wagner) 了。或者你去當參議員也好，同時在商界弄一個位置，以便維持私人生活。」

我告訴他這恐未必能減輕我在華府供職的逋負，也不會有稍事掙節的機會的。

「坦白說」，我道，「我願意喜歡那位置，但在我現有的地位，我看不見不能怎樣加以切實的考慮的。」

「好，你考慮一下吧」，他催逼着，「把雙方全考慮一下——州長和參議員。」

三天後，我與副總統加納 (Garner) 在他國會的辦公室內便餐，把這次談話的大要，覆述給他聽。他對總統之堅邀我出任紐約州州長或

參議員一節，笑着批評說：「看來好像他要把你排擠出一九四〇年的競選似的。」

奧康納 (Basil O'Connor) 在他紐約家中的午餐席上，也表示加納的同樣懷疑。這位與羅氏合營律務的法學博士告訴我，謂羅氏曾談及或將於一九三八年任余為紐約州州長。博士說我無意於此。總統就問：「傑姆是否渴望一九四〇年的選舉呢？」博士說他不知道。

嗣後不久，總統出弋垂釣。迨其與閣歸來，他盛稱此行至為愉快。接着便談到紐約州的政治。

「讓拉·加地亞 (La Guardia) 充任參議員，華格桌出任州長，你看怎樣？」他問。

「我不信民主黨會擁護拉·加地亞」，我說，「他是個機會主義者。只要利之所趨，他可以最後一下臨陣脫逃。」

「是的，拉·加地亞好高騖遠，頗具野心」，他緩緩地說，「我猜他還懷着競選總統的大志呢。」

隨後我們討論國務院。我告以國務卿赫爾以遇事不與磋商，心理很不痛快，商為憾，並謂赫爾於賦稅問題之經驗宏富，其意見實堪珍視。

「不，我很喜歡赫爾」，他否認着說，「我一星期至少與他見面二次。但他是個道地的自由貿易者，因此他的意見不宜全部採納。」

我們談到潘金斯 (Frances Perkins)——勞工部長，當時我的印象是總統似有樂於叫她引退的意思。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揆諸事

實，她對總統的確矢忠誠，任勞任怨。

我們沒有談到伊克斯 (Ickes)——內政部長和華萊士。嗣後我會道及伊克斯，說他言論太露鋒銛，常滋紛擾，他對於農業部之森林局，頗有野心。

一九三八年一月，總統官邸舉行晨會，談到法官蘇紹蘭 (Sutherland) 辭職一事。他辭職後，使最高法院的「老派」集團，僅餘二人。如果蘇紹蘭的後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則新派便占多數，其所獲實際效果，已與法院改革方案所希冀者相埒。我希望總統不再懷恨那些反對他的民主黨員了。我便略作談諧式的試探。

「我推薦一位堪當最高法院法官之職」，我提議說。
「誰？」他問。

「惠勒 (Burton K. Wheeler) 羅氏政敵，孤立派巨子」。我的戲言沒有中竅。他暴聲地說：「惠勒想假借反對法院方案，以做競選總統的敲門磚」。

我立即發現他對於法院之爭凡持異議的黨同志的態度，未見緩和。我會希望在國會選舉之前，凡同黨都能捐棄舊嫌，尤其因為國內經濟的困難，無疑增加了反對派的聲勢，所以合作更為重要。我惴惴不安，但直至一月二十七日，除於法院之爭失敗後會聽到若干傳聞之詞外，纔首次看出進行清黨的實際痕跡來。

是晨，我接獲總統公子兼秘書詹姆斯·羅斯福的電話。他說伊利

諾斯州之參議員候選人的正式名單，將於翌日提出，問我民主黨委員會有無公開聲明總統的態度。我告以即將發佈通告，闡述總統不擬被捲入初選競爭的旋渦。他要我在電話機邊口述通告的擬文，以便筆錄下來。我照着他的話辦理，文中有一段是：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以竭力扶助本黨候選人之選舉為職責……委員會各委員就私人言，或各有其中意之人選，但就團體之立場而論，彼等在現時或將來，均不擬參予其謀。候選人之舉薦，乃各州或各得選舉國會議員地區之事，不論此類競選之結果如何，委員會誓作後盾，以支援人民所推薦之人選。各州或各選舉區，不分畛域，一視同仁」。十分鐘後，傑米打電話來，謂除後兩句外，餘均妥善。我說該項語句是用以安慰人民對全委會的恐懼的，並足以表示黨的正當立場，我主張保留。他給我斬釘截鐵的回答：「父親已將最後兩句刪除了」。文告於焉傳出，而波瀾亦隨之叢生。自茲而後，我知政無寧日了。

次日，白宮舉行會議，我的最惡劣的恐懼開始實現了。嗣後歷次會商，皆鋪展着討論清黨的款式，我一開頭便明白表示，我以身居一黨的主席，決不可輕棄御車之韁，轉而鞭撻車上的乘客，迫令卻步。總統表示同意，許我不必參加。

次日，他把參議員二十七人及眾議員約三百人，分別「前進」與「落伍」，普施獎懲。我們檢討着全體的政界人士。總統所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伊利諾斯州參議員候選人的舉薦。他看中效忠於他的狄脫里

區 (Dieterich)，但該州兩黨對他均無好感，狄氏也祇好廢然引退。

在喬治亞州，總統欲使會反對法院改革的喬治 (Walter F. George) 失敗，俾反對其社會改革政策的南方集團，有所警惕。

「我以為喬治不是可以輕易打倒的」，我告訴他，「能迫使其屈居下風者，恐捨州長李佛斯 (E. D. Rivers) 莫屬；而李氏之推為候選人，或將惹起新三K黨的問題，於你是弊多利少的」。

馬里蘭州的參議員泰庭斯 (Tydings)，也是他所亟欲擊倒的一個。因泰氏於一九三二年曾不遺餘力以梗阻羅氏之列為候選人，致頗費周章，他深感不是個好應付的人物。

我們討論其他幾州的情勢，最後講到墾塔啓 (Kentucky)。「我巫望巴克萊 (Burkley) 重獲當選」，總統說，「萬一他失敗，哈里孫 (Pat. Harrison) 便要躍而為多數席的領袖了。我怕哈氏不會贊成進步的法案的」。

「看來現在好像由州長常特勒 (Chandler) 佔上風哩」，我說。「所以我們應以全力來支援巴克萊」，他回答着。

「遵照我們的協定」，我告訴他說，「我是不擬干涉他們初選的競爭的。我都喜歡他們。我希望巴克萊和常特勒均能獲選」。

我們所討論的最後一州是紐約。我告訴他州長雷門 (Lehman) 或有重作馮婦的意思。

「我也以為如此」，他說，「不過他不像從前那樣的努力了」。

「他寫信太忙了」，我談諧他插言說。按雷門會致函參議員華格，反對法院方案，致使他與總統的篤厚友誼，勢如冰炭。

嗣後，我力圖消彌黨內的惶恐，而總統則自南方傳來一陣憤怒的轟轟的雷鳴。在他赴溫泉消度春假的道中，他在喬治亞州的蓋世惟爾城 (Gainesville) 小駐，以參加羅斯福廣場的命名典禮。參議員喬治介紹他與羣衆見面。總統把喬治冷擱起來，祇對州長李佛斯微笑着。

總統的演說僅寥寥數語，然因其抨擊人民的代議士，在衆參二院，引起絕大的反響。總統稱：「議員們反對有助於改革社會及經濟之法案，他們高聲擁護改革的目標，但反對所用的方法，而他們自己又拿不出達到目的的高明方法」。加納告訴我，這演說已使民主黨參議員約十餘人形成一堅固之集團，誓必反對總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

待總統自溫泉賦歸，我看他精神頗佳。該晨舉行牀側會議。我把握時機，傾抒國會問題的意見。我告訴他不希望再有刀聲劍影了。「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則現在各處的空气是有些不妙的」，我說。

「自然我懂得。每逢我提出新的方案（例如改組法案），他們便宣揚起一陣『獨裁者』的呼聲來，並顯因歐局緊張，他們不斷地恫嚇着人民」。

但改組法案卒以一九六票對二〇四票被否決。翌日，我與總統共進午餐。

「傑姆，我告訴你，我本來就料到不會通過的」他說，「誰也沒有因該法案而變成獨裁者的機遇」。

四月十二日，我應總統的邀宴，談話中提起了華萊士。

「他頗想競選總統」，他慢慢地說，「但我寧可給伊克斯一類的人，他至少是個鬪士。伊克斯常能一本初衷，不避艱辛的苦幹，但華萊士爲人心無定見，好惡無常」。

四月下旬及五月中，總統仍繼續在數次會議席上發表其撻伐異己的談話。我們在伊利諾斯州失敗了，但他還堅決要打倒曾經反對過他的格拉克、麥克卡倫、史密斯、亞當斯、泰庭斯、吉勒脫、房納斯、喬治及羅納根諸氏。我每次輒以所知道的情報盡量上達，然自身則嚴守中立，完全避免參予這些初選的鬪爭。

在賓夕法尼亞州，我確曾逾格出任調停，因爲初選競爭過烈，誠恐黨內僵持不下，會在十一月選舉時使我們喪失該州的參議員的。

經總統的要求，我發表聲明，贊成州長厄爾（George E. Pyle）爲參議員候選人，由黎涅第（Thomas Kennedy）繼任州長。

可是厄爾拒絕了我們的支援。翌日，賓州的投票人決定擁護瓊斯（Charles Alvin Jones）爲參議員候選人，厄爾仍任州長。數日後，我看總統在埋怨着厄爾和賓州的挫折。

「除非厄爾進入參議院，並博得美譽以沖淡初選的結果」，他說，否則他已坐失膺選總統的良機了。

數日後，我問元首可曾讀過加勒奇（Turner Carledge）和阿爾索澗（Joseph Alap）合著的一百六十八天（168 Days）一本專講最高法院之爭的書。我說其中事實，定係身經歷次會議的人所透露出去的。

「老實說」，他道，「國務院會議的許多消息的走漏，我想應由伊克斯負責的。我想他把話告訴了披亞孫（Drew Pearson）。我經刺蕉抽繭的仔細分析，斷定無誤。赫爾和摩根是不會講出去的；胡特林、克明斯和你都能守口如瓶。史蹟遜不喜見客。潘金斯、華萊士或羅泊皆不是肯曉舌的人。就祇剩伊克斯了」。

我問到曾經患着疾病的摩根。

「啊，亨利在掙扎着起牀了」，他淡然他說，「當我離京時，我非常關懷美、法、英之間的穩定貨幣的三國協定。他每分鐘和倫敦通話，焦急着事情的發展。現在的救濟計劃又把他搞苦了，雖則他是並不怎樣同意的。我祇需按摩他的頭部，他便可霍然而愈了」。

其時，我正埋頭工作，與羅丹（Eddie Roddam）合著票選擇後（Behind the Ballots）。他要求我在書中特別提到他在紐約州怎樣扶植雷門的事。

「傑姆，你可記得我在一九二九年對你說過，我不要連任二屆的州長，應該另行物色繼任的人選嗎？」他說。「你再記得一九三〇年我曾斷然地告訴你，說雷門是符合理想的人物嗎？那時我盡力讓他遍歷

126820

州內各地，俾家喻戶曉，大家都認識他。民主黨所苦的是他們沒有抬起什麼人來，尤其是超出州的範圍。

總統的清黨鬪爭繼續着。他並不因伊利諾斯和賓夕法尼亞二州的挫折而灰心，但加納倒抱有比較切合實際的見解。「元首干涉這些初選的競爭，以致樹敵招怨」，他說。「現在參議院裏有民主黨員二十人，身受排斥之痛，決擬力阻總統的任何提案。傑姆，我想爲了本黨和國家的幸福起見，你不應該附從他的態度」。

「約翰」，我回答說，「除非我辭掉國務院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職務，否則我是決不可那樣做的」。

七月初，總統離京赴西部旅行，於道經聖塔啓的時候，曾盡力爲參議員巴克萊部署一切。在動身之前，剛巧是華盛頓最暖的一個晚上，總統發表爐邊談話，然因其坦然自承此行的目的在於清黨，凡屬民主黨員，就祇有寒氣凜冽的感覺。

待他旅行歸來後，我到海特公園去謁見他，他又勸我競選紐約州的州長。「你一定做得牢，傑姆。你一定是個權傾一時的出色的州長。這是一九四〇年競選總統再適當沒有的根基」。

「老實說，我對一九四〇年沒有興趣」，我說，「我的財力不濟」。
「許多別人倒都關心着你的，一九四〇年的競選呢，傑姆。我不敢擔保單靠郵政總監與民主黨主席的地位便可以穩當競選的總統」。

「對白宮的職位，念頭我轉也沒有轉到」，我告訴他，「即使州長

之職是競選總統必經的階段，我也絕不能加以考慮的。我的年紀，已到了必須替自己和家庭着想的時候了。讓我們不再提起」。

「好，如果你那樣設想……」沒有再說下去，帶着生氣的樣子。

在下一個星期，接踵的來了二次失敗。南卡羅來納州的史密斯，不費吹灰之力，再度被推舉爲候選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總統所支持的參議員麥卡圖 (McAdoo)，受到道納 (Sheridan Downey) 和他年俸計劃的嚴重打擊。

再隔了幾個星期，我向總統報告，說馬里蘭州的結果，甚至比預料的還慘。泰庭斯竟以三對一的多數，重膺爲參議員候選人。

「元首，我必須拍一賀電給泰庭斯」，我說。

「我不懂憑什麼理由」，他反駁着。

「我想我應該至少表示一點真誠的慶賀才好」，我堅持着說。

「去掉你的真誠之類的形容詞」，他暴叫着。

「元首，我會拍發電報向所有其他成功的候選人道賀，當然我不能單獨的冷落了他」，我說。

「聽你的便，可是別把我名字寫上」。

在下一週，清黨運動完全告吹了，預定加以排斥的參議員如吉勒脫、史密斯、泰庭斯、喬治、房納斯、格拉克、麥克卡倫、亞當斯及羅納根之流，皆安度難關，贏得初選權。下院議員史密斯及柯克斯二人，則各於維基尼亞及喬治亞二州入選。總統方面的勝利——巴克萊、不潑、托馬斯及

其他——是沒有牽涉在清黨的旋渦中的。

當喬治亞州的初選結果上達時，總統要我對各地選舉，作一評論。

「總算全部結束了」，我抒口氣說。

「你說過感謝上帝沒有？」他問。

「不錯，真的謝天謝地」，我誠意地說。

在複選前的幾個星期，我盡力為各地民主黨奔走。各方傳來的消息，恆多使人寢食難安者。總統力促為之聲援，自然還要叫我避免去接濟那些排斥未成的民主黨員。

選舉的消息殊屬不利。共和黨計得衆議院八十一席，參議院八席及州長十一人。這是絕大的顛覆，但民主黨尚能控制裕如。

十一月十一日的國務院會議席上，總統頗露踴促不安之狀。

棲留埃及的廢王

第二次大戰後，有些國家由帝制改成共和，有些國家因為國內發生劇烈的政治變動，使原居九五之尊的國王們，不得不渡流亡的生活。現在在埃及居留的廢王共有三位，一位是七十七歲的意國國王愛麥尼亞 (Victor Emmanuel)，現稱波倫索伯爵 (Count Pollenzo)，過釣魚出獵的寓公生活。第二位是五十七歲的阿爾本尼亞廢王佐格 (Zog)，一九三九年意大利侵入阿爾本尼亞後把他驅逐出境，從此失去王位。他正在動手寫一部回憶錄。第三位是九歲的布加里亞廢王西蒙 (Simeon)，現在亞歷山大港的維多利亞書院 (Victoria College) 就讀。一九四六年布國人民投票廢止君主制，他便失去王位。

「我已詳細研究過選舉報告書」，他說，「發覺各處的結果，幾無一不因當地的情形所造成。以馬薩諸塞州為例，我們的失敗應歸咎於科勒 (Curley)。人民不願他回任作州長，所以我們便遭敗北了」。

在座的同僚，皆領首稱是。

至清黨與失敗的因果，則未見討論。如果肯懸崖勒馬，放棄塑造個人偶像的企圖，而以鞏固黨基為急務，則我是甘願緘默的。

然我不久就知道，包圍總統的一羣英俊少年，尚視該次清黨為牛刀小試，決擬推波助瀾，以遂其連任三屆的宏願。自茲以後，總統對我逐漸不加重視，宛若他的失敗，應由時予規諫的我來負責似的；而對十一月之潰敗應負實際責任的諸公，倒是恩寵有加。